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六

同治十三年甲戌七月戊申江蘇巡撫張樹聲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紮香港濱海防務請飭先事籌辦一摺。各省沿海口岸甚多。亟應一體設防等因。欽此。又奉

六月十二日寄

諭李鴻章奏遵旨籌派洋槍隊航海馳赴臺防並請飭調駐防銘軍東來以備南北海口策應一摺。著照所請。即飭唐定奎統帶所部步隊六十五百人由徐拔赴瓜洲口分起航海赴臺聽候沈葆楨調遣。由李宗義張樹聲飭調浣局輪船暨雇用招商局

輪船駛赴瓜洲。以備該軍東渡等因。欽此。除恭錄移行欽遵外。理並咨山東浙江各撫臣一體會商聯絡外。伏查日本開索查番。駁駁內偏。雖經沈葆楨等反復詰責。至今堅不退兵。倭人狡詐多端。意指洵為叵測。江蘇乃中外通商總匯。沿海濱江。戰艦各十餘里。港嶼林立。防不勝防。誠如總理衙門所奏。不趁此時振刷精神。一旦事變猝來。實屬不堪設想。綜覈江南形勢。以吳淞內洋為外海入江。並南通黃浦。內連蘇松第一間。鍵惟洋面過闊。控扼匪易。其次則狼福兩山以上。如江陰之楊鼻嘴。并徒之團山關。均屬天生鎖鑰。乃長江下游門戶。各該處向有墩臺礮臺。軍機以後。

廢址僅存。臣於倭兵初抵臺境時。卽與督臣李宗義往復
函商。殆無虛日。並約提臣李朝斌來省。密籌備禦事宜。先
就現在水陸兵力。扼紮江海各要隘。會哨分防。以壯聲勢。
惟近日海上用兵。必恃西洋船礮。若但用相沿舊法。防務
實無把握。急宜修築江海礮臺。密購外洋利器。用備不虞。
而購礮築臺。委曲繁重。決非旦夕所能集事。所有籌款設
防。先期商辦情形。業由李宗義附片會陳。

聖鑒在案。蘇省留防淮勇僅止二十餘營。分戍大江南北。彈壓巡
防。臣與李宗義會商。本擬將現駐徐州之淮勇十六營酌
撥南來。移紮就急。適准李鴻章。沈葆楨先後來函。奏調該

軍赴

卽由屬提督唐定奎整隊以待茲奉

諭旨。又經飛飭欽遵並飭蘇松太道沈未成。前臺灣道吳大廷等

分別調往滬局招商局各項輪船。馳赴瓜洲。裝送唐定奎

一軍。分起東渡。並據徐州道稟報。唐軍定於六月二十日。

自徐郡宿遷接續啟行。兼程南下。江省少此勁旅。兵力更

單。幸蒙我

皇上通籌並顧。准調駐陝銘軍。移紮南北適中之地。借壯聲援。計

該營東下。約在中秋節以後。臣等現已密派委員。馳赴江

陰上海等處。查勘水陸形勢。以備臨時商調策應。蘇皖華

洋錯雜。民氣浮蕩。動輒謠言四起。當此邊釁將開。大局未

定之時。臣惟有不動聲色。隨時察有緩急。密商督臣殫力
籌維。斷不敢稍涉張皇。致滋紛擾。亦不敢稍涉懈緩。貽誤
事機。以仰副

聖主綏靖東南有備無患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仍著隨時與李宗義密籌妥辦。毋誤事機。

己酉。廣西巡撫劉長佑奏。竊臣於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
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越南匪徒。一經法國會剿。難保不奔竄邊境。著瑞麟等分飭
沿邊帶兵各員。隨時偵探。嚴密設防。為勦為撫。務須認真籌辦。
不得稍涉輕率等因。欽此。伏查越南官兵。能勦匪者莫如劉永

福一軍。卽上年在河內與法人打仗之黑旗隊也。越南各
匪。宜亟勦者。莫如黃崇英一股。卽上年在河陽與法人涂
普義交通。現在分擾西北之匪徒也。臣竊法人之意。所欲
勦者。必先劉永福。所欲撫者。必先黃崇英。而又慮粵軍現
留高涼。越南得倚為聲援。或未有遽聽其言。所欲勦者。勦
之。於所欲撫者。撫之也。因而有調回粵軍之議。有招回匪
徒之議。並有與越南會勦之議。蓋謂至是而粵軍不得不
撤。至是而或勦或撫。越南不得不從矣。夫粵軍出駐關外。
已四五年。一以邊寄甚重。勢當設防。一以外藩乞援。情難
膜視。初非兩國構兵之後。始議進屯。臣於覆總理各國衙

門。與兩廣督臣函內。已綏悉言之。高諒密過三關。形勢最
為扼要。自經粵軍收復之後。夷情倚以為安。今一旦遽議
撤回。無論高諒隨失。甯太益孤。越南之兵。不能併力而攻。
越南之匪。必將分股東窺。正恐粵西緣邊郡屬。處處與匪
為鄰。在在須兵列戍。自此咫尺之外。不得賊情。亭障之旁。
悉成敵境。前功盡棄。而後患無窮。則粵軍之未可遽撤也。
現在越南各匪。大半漏網餘兇。其撫叛無常。前事可鑒。年
來勾結漸廣。聲息漸通。狡詐情形。百倍往日。徒以防軍密
布。未敢擾偏。遲延。然其尋仇報怨之心。則未嘗一日或釋。
今若漫無區別。概准招回。處置未能相安。禍端即肇於肩。

朕防維未能盡善。戎患即伏於隱微。前准督臣咨送招撫章程。卽為周妥。臣復督同司道悉心商酌。增設多條。其能否施行。有無流弊。則猶未敢深信。蓋以

朝廷破格之恩。不乞自體。臣不乞自藩服。而出自他族之一言。恩怨所歸。得失立判。已非所以尊

國體而戢戎心。則匪徒之未可遽招也。至於法人與越南會勘各匪之議。如果屬實。粵西得以一意設防。不復兼籌援剿。既可紓越南之怨望。更可釋法人之嫌疑。計孰有便於此者。而不謂法人之創為此議。初未與越南會商。其意惟在撤粵西之兵。報河內之役。且欲越南之自絕於中國也。

並使粵西之自失其外藩也。臣初聞此議。不能無疑。比經
函商督臣。但以未經奏奉

諭旨。以無越南咨文來解。乃數月以來。越南國王及近邊夷官。遞
呈文牘。仍以撥援為請。並無與法國會勦之言。而原駐粵
東之法國領事。與現在越南之督兵。法官。於督臣處亦迄
無片語申覆。是其情虛計沮。已可想見。則會勦之未可遽
信也。夫法人自以為越南在其掌握。獨無如劉永福一軍。
與之相抗。既未便遽指為匪。又未能遽加之兵。而黃崇英
遠在河陽。中為劉永福所阻。與河內聲息不通。粵軍分駐
高涼。又可扼其東竄之路。計惟有聲稱會勦。概許招安。懈

越南之軍情。繞粵西之成局。然後可以惟所欲為耳。且當
日夜籌維。竊謂越南各匪。一日不除。閩內外粵軍。一日不
可撤。粵軍於法人。固不容列。茲事端。粵軍於越南。必不可
置諸度外。但越南大局。屢敗於撫。今當一主於勦。而粵軍
本計。惟在於防。今當以防為勦。並可以勦為撫。故不必諱
言勦。以失越南之望。亦不必惡言撫。以滋法人之疑。因其
勢而導之。相其機以因之。期於越人尚無所憚。而於法人
更無所忤。斯可矣。近據閩外軍營探報。法人原往河內。漸
次退出。其大小洋船。亦皆退泊在金港口。有云侯涂普義
來時。仍要進紫省城。又云勒令南官往勦。劉永福讓出河

路。雖莫測其用意所在。而劉永福一軍。近來聲勢頗壯。黃
崇英屢為所敗。退踞老巢。其黨勾結白苗。擾逼保樂。距鎮
安邊界僅百餘里。比經飛飭劉玉成。由關外撥兵往助堵
剿。該匪望風引退。復為滇省開化練勇所邀。似此機會大
有可乘。臣已商同司道。遴委梧州府知府徐廷旭。往督邊
境團防。兼辦收撫事宜。又因候補道覃遠鵬。報丁父憂。改
委候補道趙沆。交卸鎮安府事。就近接統其軍。該二員頗
曉戎略。兼悉邊境。越南官民。均所信服。臣曾密授機宜。令
於到防後。將越南軍情賊事。悉心體察。隨時會商。即於防
堵之中。兼籌勦撫之策。日前越南貢使過境。復諭以粵省

何體

皇仁。不欲膜視該國。如法人會勦之說。竟屬子虛。該國統率得人。能制各匪。不致仍前狂竄。粵軍雖經奏明不能深入。亦必遵奉。

諭旨。相機應援等語。該使臣深為感激。臣維越南君臣。能否及時振作。尚不得知。粵西防軍。現在勦撫兼籌。能否得手。亦難逆料。然揆度時勢。越南果不為他族牽制。能任劉永福以擊黃崇英。而粵軍於其可勦者勦之。於其可撫者撫之。黃逆亦不難殄滅。此係密籌梗概。未敢稍涉張皇。現仍明飭閩內外各軍。不得因法人暫退。任從營中弁勇。擅往河內。

致生事端。亦不得因黃逆敗回。各匪已許招安。稍疏備禦。頃據署左江道許其光。稟遵劉帶勇會同東省官軍。查辦積匪。漸次蕩平。將來東軍進駐欽州。兵勢既合。邊防益固。為勦為撫。更可協力通籌矣。再臣前奉

諭旨。粵西官軍出境勦匪。於該國有無裨益。不致別滋事端。著劉長佑。馮子材。悉心妥籌。速議具奏。欽此。旋因法人與越南尚在議和。事涉通商。應由督臣主政。遇事關繫邊防之件。亦惟隨時咨商辦理。未敢率行議奏。上煩

聖廑。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劉長佑奏。現籌勦撫越南匪徒。及越南近日情形。

一摺。法人與越南會勦各匪之議。未可遽信。則粵軍未可遽撤。匪徒未可遽招。劉長佑所籌各情。詳審周密。實為切中竅要。現在法人原住河內者。漸次退出。其大小洋船。亦皆退泊左金港口。有俟涂普義來時。仍欲進紮省城。及勒令南官往勸劉永福讓出河路之說。用意殊屬叵測。粵軍駐紮高諒。既為越南聲援。又可自固疆圉。現在黃崇英股匪屢為劉永福所敗。復為滇省開化練勇所截。機會大有可乘。劉長佑已飭徐延旭。趙洛體察越南賊勢軍情。籌辦勦撫。仍著該撫隨時密授機宜。以期於事有裨。粵東官軍查辦積匪。漸次肅清。即可進駐欽州。遙為犄角。著瑞麟張兆棟會同劉長佑協力通籌。俾兩省邊防同臻鞏固。

總期安本境而綏藩服。毋任他族欺陵。此中大有權衡。諒該督撫等必能籌畫盡善也。徐延旭等到防後。如何辦理情形。著劉長佑詳悉具奏。

辛亥。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奏。竊查同治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准閩浙督臣李鶴年咨。准

欽差大臣沈葆楨函商。奏調岑駐紮臺北蘇澳。本應照咨辦理。緣先准福州將軍臣文煜。督臣李鶴年咨會。創設練營。招募壯勇。以固內地。事方經營伊始。未便分身。其蘇澳應即別調鎮將扼紮。登時咨覆去後。旋於五月二十一日。由岑密奏日本狂悖漸形。籌防大略摺內。陳明尚未赴臺。嗣准督

臣咨會督率兵勇移駐廈門。業經奏請在案。茲復准督臣
咨開。仍應前往蘇澳駐守。以處事機。正在定期起行間。又
於六月十五日函催前來。並恭錄本年五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現於淡水等處派兵駐紮。由羅大春督率巡防。責任綦重。仍
當遵奉前旨。檄令即日赴臺。以資得力等因。欽此。查歷任提督
赴臺勦匪。及查辦閩粵間案。均係帶印往還。以資鈐束。而
便調遣。現在岑倣照向章。齎帶印信。於本年六月二十日。
由泉州興塗口。乘坐靖遠輪船。隨帶親勇一哨。計一百零
八員名。放洋東渡。本衙門日行事件。委令提標中軍參將
周德富。代拆代行。該參將僕誠諳練。人甚可靠。如係緊要

公事。仍飭隨時包封。交督常雇停泊。甯江口船隻。遞至行營。親自裁辦。

硃批。知道了。

士子。兩江總督李宗義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各省沿海口岸甚多。亟應一體設防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訓示周詳。先事豫籌之至意。臣等伏查江蘇沿海口岸極多。防不勝防。若論蘇常門戶。自以寶山吳淞口兩處。尤為緊要。然論向來之形勢。則扼險設防。實為天然關鍵。論目前之情事。則通商互市。已久盡撤藩籬。論者謂西洋各國。胥

聚上海。坦然示以不疑。或可擇猜嫌而為後助。此雖審度時勢之論。究屬倖倖萬一之謀。況江防海防。無論有事無事。均不可無備。惟寶山吳淞等處。非大枝隊伍。不足以資控扼。其餘如崇明等處。以及入江後。江陰以上沿江一路。雖不能處處設兵。而擇要駐守。與相機策宜。合而計之。必須五六萬人。方可略資展布。論兵力則無此勁旅。論餉項則無此鉅款。展轉躊躇。蓋寢饋不安者數月於茲矣。臣初與撫臣函商。本擬將提督唐定奎所統武毅軍十三營。由徐州移調南來。為海疆重鎮。現因閩省需兵。業經直隸督臣李鴻章奏調赴福建。自應先其所急。飭令迅速前往。而

蘇州防勇。本屬無多。卽江甯亦僅有記名提督吳長庚所
統慶字八營。前蘇松鎮總兵章合才所統合字六營。記名
提督朱淮森所統新兵五營。除雨花臺屯紮六營。省城留
駐三營。鎮江分紮一營。揚州分紮兩營。不敢輕動外。現以
兩營開拔。鴉鼻嘴三營。開拔烏龍山。趕築礮臺。又一營會
同撫臣所派蔡金章一營。共紮吳淞。暫顧門戶。又經撫臣
抽調吳政陞一營。權紮劉河。處處俱形單薄。且固山關各
隘。均應設防。尚無營勇可以調紮。臣上次曾奏明擬於吳
淞。江陰等處。堅築礮臺。約計礮臺一處。總須填紮三四營。
如辦成五六處。卽須守兵二十餘營。現已檄飭吳長庚添

募四營。章合才添募一營。朱淮森添募一營。記名總兵劉啟發招募一營。又派前雲南鶴鹿鎮總兵宋國永。前貴州威甯鎮總兵萬化林。記名提督高占彪。各募二營。又前記名提督成大吉。為前安徽撫臣李續宜舊部。驍將。侍郎彭玉麟。極稱之。現亦徵飭招募二營。又徵蘇松鎮總兵。滕嗣林。以崇明孤懸海口。應在本處招募一營。略補水師之不足。以上共添十六營。內吳長慶。章合才。朱淮森。高占彪。所募八營。敕令就近招募。咸軍較易。其宋國永等在湖南北招集舊勇。尚需時日。即使各營募齊。猶須訓練精熟。方能得力。惟現在吳淞僅紮兩營。兵力過薄。因思昨奉寄

諭飭令臬司劉武藩統率陝防武毅銘軍馬步十二營。拔赴濟甯。徐州一帶扼紮。以備南北海口策應等因。欽此。臣與撫臣連即咨商李鴻章。將劉武藩所部。分撥步隊十餘營。徑紮吳淞。寶山等處。海口有此勁旅。庶幾可備緩急。將來新勇練成。再將沿江各口次第填紮。如再不敷。容臣隨時察度辦理。目下日本與生番構釁。能否迅速了結。非臣等所能逆料。就江南情形而論。兵力既單。鉤項尤絀。固不敢張皇急遽。別生事端。亦不敢觀望遲延。冀倖無事。除咨直隸山東浙江閩廣各督撫臣會商聯絡外。惟有遵

旨與撫臣妥籌。先就紮要之地。募營分布。其一切未盡事宜。隨後

陸續陳奏辦理。理合會同江蘇撫臣張樹聲恭摺馳陳。
硃批覽奏均悉。仍著隨時與張樹聲悉心籌辦。務臻周密。

乙卯。安徽巡撫英翰奏。竊督撫准督臣李宗義密函。以日本稱兵。窺伺臺境。情形叵測。現接探報。該國人議論。專以虛詞張大。意存恫喝。並有東洋人佐野等三名。游歷金陵。恐其探視虛實。已將提督吳長慶等營調紮南岸。仍商調皖軍三千人。填紮北岸江浦一帶。以資防禦等因。伏查日本以萊爾陋邦。膽敢藉生番構索為名。窺我疆域。現在臺境增兵修路。為久踞之計。其狡獪本謀。業已畢露。自來用兵之道。議戰必先議守。自勝始能勝人。即平居無事之時。

尚宜為懷國藩籬之計。何況今日情勢已著。則守備更不容緩。月前彭玉麟巡江過皖。亦曾與岑深籌此事。擬整備增兵。力顧下游門戶。誠為目前要策。岑接准李宗義來信。當即飛飭現駐省防之總兵張得勝。帶領所部凱字一軍。並於預防添撥兩營。星馳前往。聽候派紮。計月內均可次第抵隊。一面飛調駐賴駐毫之強字等軍。兼程來省。以待調撥。其皖北向來駐紮處所。仍飭酌添哨隊。扼要彈壓。以固腹地。俾免顧此失彼。此才會商籌辦江防酌撥隊伍之情形也。竊謂長江之險。昔稱天塹。今日已為輪船往來熟路。是以籌顧江防。必須守險於下游。尤須合沿江上游數

省全力以相赴。九年開奉。

旨查詢江海各防。等即建新議。曾經奏奉。

諭旨。垂詢上游疆臣。時李瀚章劉坤一。皆深維全局。力任艱鉅。今日論戰。則應變之機。原未敢豫計。論守則前日之策。似未便更張。等現已密商李瀚章等。重申前議。通盤籌酌。何省出兵。何省濟餉。以期各任其事。同赴事機。皖省留防之軍。萬餘。固為彈壓地方。亦實留備緩急。雖十年間。固餉需支絀。疊加裁減。然汰弱留強。尚皆積壯。值此事勢緊要。等惟有殫竭愚忱。盡其力所能為。先其事之所急。以顧全局。萬不敢固餉項之難。存吟域之見。稍涉推諉。以期仰副。

聖主慎固江防之至意。

硃批覽奏已悉。仍著隨時督飭派防員弁。實力籌辦。務臻周密。

丙辰。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奏。竊

臣等於六月二十一日。安瀾輪船自省至臺。奉到五月三十日。

上諭。日本占踞牡丹社一帶。刻下辦理情形若何。該國近日作何動靜。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潘霨詳細奏聞。以憑度系等因。同日飛雲輪船自津至臺。奉到六月初五日。

上諭。臺灣近日情形。著沈葆楨等相機妥辦。仍隨時奏聞等因。又奉到初八日。

上諭。沈葆楨等所奏洋槍隊令其剋日起程。羅大春著卽渡臺。彭
楚漢著赴新任。日本情形。詳細具奏。各社生番。妥為收撫。吳光
亮。劉璈。著往臺郡。港局輪船。著吳大廷督帶駛往各等因。臣等
伏讀之下。欽感靡涯。查南路自王開俊兵紮枋寮之後。倭
人戒備益嚴。十二日。倭兵由龜山分紮一棚於三家厝。別
有十餘人乘船自風港沿岸至枋寮。測水淺深。十五日。復
有輪船一隻。載衣糧接濟。而我之驛夫番文赴鄉橋者。行
至平浦。該倭兵竟阻之。卒由間道旁達。現兵營未開。臣等
祇得移書詰其中將西鄉。俾有顧忌。十六日。倭人水野遵
入豬勝害高士佛諸社。聲言索取前年琉球人被戕首級。

實躬帶達鏡。周覽各山。十九日。倭兵自後灣開道。上達通山之頂。風港之營。又欲分出平浦佳紮。二十一日。倭通事彭城中單謁邱璠。委員周有基。及叩以前日中國所議。柳原前光。何以尚無信。中國四處布兵。何意。託為查示。臣等來其心動。具文勸令回兵。未知其能有照覆否。民國經張其光。同曾无福。親行激勵。漸有規模。十五日。委員袁開拆。復帶來番目買達等五十六人。均加撫諭。犒賞。派船送歸。該番目苦求派兵駐防其社。臣等憐其懇切。令袁開拆招募土勇五百。無事以之閒路。有事以之護番。名其軍曰安靖。以連朝颶風猛雨。溪漲淹途。至二十四日。始能馳赴招

募張其光之往下淡水也。扶里煙六社番目率百餘人迎謁。諭以雜髮開山。該番目等亦俱點首遵照。目前番眾輸誠如此。開禁之事。莫可日起有功。北路自蘇澳至南風澳山路。據臺灣道夏獻綸稟稱。兩日之內。即使開通。現已進開岐米之道。平路以橫寬一丈為準。山蹊以橫寬六尺為準。俾條莽勿塞。與馬可行。論蘇澳至岐米水程。祇百十餘里。而懸流逆浪。舟險異常。陸路相傳二百餘里。墜崖峭壁。衆難盤紆。其實在途程。非疏通後。雖土人亦難臆度也。倭人到移齊失銀之案。經稅務司好博進帶當日之假船戶黑士西哥人。嚙嚙面質。據述前此倭往岐米。實為租地蓋

屋已付定銀百八十圓。且寄有斤錫諸物。並許自給引錢者。奉資十二圓。彼族說謀。數語畢露。該道立飭噶瑪蘭通判洪熙懷。委員張斯桂。與好博遊來船前往。十六日抵岐萊之新城。是處已有居民三百餘。遂上岸駐紮。而颶風旋作。輪船不能守候。起碇疾歸。俟風定往迎。方知其實在情形。再行酌辦。二十二日。提臣羅大春帶印至臺。與臣等熟商。日內即遵。

旨出鎮臺北。擬撥揚武輪船。前往泉州裝其原部營勇六百人。徑赴蘇澳。臺北人心當更安固。前臺灣道黎兆棠。同日自粵至。擬令專司營務。襄贊戎機。臣等擬即日前往鳳山督練。

新軍。惟集民團。綏撫番社。並訪地方。豫籌客兵。薪米俾免
臨時周章。臣等伏思。臺地六七月間。颱風時作。澎湃浪湧。
難泊輪船。龜山倭營。又當風衝。站腳不穩。僕我陸兵。業已
厚集。乘此烈風暴雨。一鼓作氣。併力合剿。彼雖有鐵甲船。
不得近岸。孤軍援絕。不難盡殲之。海隅此等情形。想亦倭
奴所深悉。所以日來情狀。倍見張皇。迨八九月風浪漸平。
彼之輪船。必廣集海岸。互為攻援。我之防水。較防陸更急。
此時非多備戰船。不為功。現柳原至都。款服與否。尚未可
知。臣等夙夜深籌。陸既望淮軍之即至。水更盼鐵甲之過。
來。蓋為此耳。茲謹將近日防務。及撫番開路情形。合詞派

輪船進津馳奏

沈葆楨等又奏。正繕摺開。接夏獻綸二十二日稟稱。淡蘭鄉團業經募辦。添招練勇亦已成軍。惟新開岐萊山道。須節節設營駐勇。後路方無他虞。現復增勇三百人。料匠二百人。隨同入山伐木。自六月十六日起至二十一日止。計已開路九百七十餘丈矣。查辦倭人劉穆齊失銀一案。通判洪熙恬。委員張斯赫。李彤恩。及稅務司好博遜等。十六日船至花蓮港勘視。以浪大難泊。折回新城。用舢舨登岸。是日天氣晴明。風亦不惡。而浪擊沙岸。倒捲而去。小舢幾為所沈。幸土人拖之上岸。晚駐古廟。傳集居人。訊供與昨

嚮所迷相符。惟倭旗一桿。尚留番社。情願查明。與前給租地定銀。二併繳出。其失銀千圓。據卑嚮供稱。聞諸倭人傳述。而土人謂絕無影響。眾口一詞。十七十八等日。附近社番。聞有官至。俱陸續前來。十九日。列有加冬社番。目帶子四人。叩謁。該員均加慰諭。各欣躍而歸。似招撫一事。尚不棘手。委員張斯棣。同藝堂將該處地圖。連日畫畢。遂於二十一日。同好博遊。李彤恩。先歸蘇澳。洪熙恬。仍留駐新城。候繳收銀旗等因。理合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續陳防務。整撫番開路情形。並查辦倭人失銀案各摺片。日本兵船。仍在龜山等處。相持日久。尚未

退兵。現在羅大春、黎兆棠均已到臺。沈葆楨已飭張其光等開通山路。潘霨亦前往鳳山督練新軍。惟集民團、綏撫番社並飭地方官豫籌客兵薪米。各省輪船陸續駛回。唐定奎一軍不日亦可趕到。到下貽魁時作。鄉橋難泊輪船。龜山倭營又當風衝。彼族正在進退維谷之際。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潘霨酌度情形。審慎籌畫。能使倭船退離臺境。則諸務皆易為力。柳原前光在都。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與之剴切辯論。該使臣語意枝梧。尚未就緒。沈葆楨等務宜乘此兵燹未開。速為布置。一面撫馭番眾。一面厚集兵力。俾壯聲威。所有商賈船械等事。是否已有端緒。著卽迅速籌辦。毋失機宜。倭人劉穆齋失

銀一業。並著飭令夏獻綸迅行辨結。毋令彼族狡展。藉故耽延。
庚申。兩江總督李宗義奏。臣因江防緊要。將駐紮江浦之
度字營。調赴沿江南岸一帶。擇要設防。函商安徽撫臣英
翰。於防勇中揀派來江。填紮江浦等處。以資防禦。旋准該
撫臣函覆。以籌江防。必須在下游守險。尤須合上游數省
全力以相赴。將何省出兵。何省濟餉。豫為籌畫。以期各任
其事。同赴事機等語。該撫臣通籌全局。與臣意見適相脗
合。現據飭派福建建甯鎮總兵張得勝。統帶凱字四營。已
於本月初三日馳抵浦口。又在潁州添撥兩營。不日亦可
到防。俟該營到齊後。檄飭該總兵扼要駐守。並隨時與撫

臣英翰會商酌辦。

硃批知道了。

辛酉。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准其將閩省存款。移緩就急。酌量動用。如有不敷。卽照所請暫借洋款。以應急需等因。欽此。查閩省年來歲入丁糧釐稅等項。除供撥京協各餉之外。所有徵收地丁錢糧。則支發兵餉。為額營計投要需。鄰省積欠。每多缺乏。局徵稅釐。則近年撥款日增。兼之閩省一切需用經費。無不取給於此。已形支絀。卽閩海關庫所徵稅課。隨時撥解各餉。亦鮮餘存。

此際豫為籌防。將一應撥款移緩就急。悉數騰挪。而杯水車薪。無裨於事。現茲計臣沈葆楨購製鐵甲船。洋槍礮藥軍械。及防臺一切經費。約略需銀五百萬兩。閩省內地洋面。由廣東交界之南澳起。至浙江交界之南北關止。遶遼東。延地逾千里。港汊紛歧。舟舶皆通。處處均關緊要。並須嚴密籌防。置備。需費亦屬不貲。計非先籌銀六百萬兩。不敷目前周轉。經臣文煜。臣李鶴年。臣王凱泰。飭令司局委員。向英商匯豐銀行籌措。現與立約。蓋字。訂定先借銀二百萬兩。續有款再行另議。其現立約內。議明以付銀之日起。按西洋年月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八釐起息。十八箇

洋月之後。勻作十洋年。本利歸清。其利銀每六箇洋月為一期。俟付三期利銀後。本銀與利銀。仍按六箇洋月分批如期交還。每批還本若干。即停若干之利。分兩平色。出入一律。借約內須蓋用海關關防。暨布政使印信。稅務司印押。方能兌銀。至所借洋款。本屬閩省之事。自應閩省籌還。惟丁糧釐稅。按年供撥京餉。以及額營兵精。本已不足支應。且洋商以前次成案。係由各海關歸還。此次亦必由海關兌還。方昭信實。而閩海關除按年京餉。不敷尚多。且專指一處。為日既久。計利更鉅。似覺力難獨任。事關交涉外洋。屆期萬難失信。將來如何歸償。自不能不先事籌維。應

請

旨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勻定銀數。飭由各海關分期兌還。庶
免臨時周章。其按期應需息銀。並準照前辦借款成式。彙
入籌防本彙。作正造銷。據署福建布政使葆亨。會同善後
通商等局司道詳請奏咨前來。除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查覈辦理外。謹恭摺會奏。

硃批該衙門速議具奏。

壬戌署山東巡撫漕運總督文彬奏。竊摺於七月初八日。
奉到軍機大臣密寄。奉

上諭。文彬奏籌議海防事宜一摺等因。欽此。竊伏思自強之道。不

外富強。而富強之謀。總以不失民心為要。善經費之法。世人言利者。與民爭利。取盡錨鍊。究之國未富而民已貧。民貧則患起。得不償失。其弊不可勝言。經久之道。莫若就本有之利。而經營之。以山東藩庫而論。芽接任時。庫存不敷兩月之用。嗣經百計圖維。數年以來。除常年用款外。存銀一百八十萬兩。芽蒞東二年。雖未大增。尚無過減。此項存款。上年本擬作為河工之用。芽親歷履勘。與其將有著之款。付於不可成之工。莫若仍留之以備緩急之用。是以奏請將河工緩辦。現在除留用外。可提銀一百五十萬兩。此外運庫。糧道庫。東海關。亦均可陸續酌提。有此鉅款。作為

籌備海防經費。則設防練勇製器諸事。皆可次第舉行。惟防務一經興辦。此後即難歇手。所有常年經費。須於定局後通盤籌畫。總期掙節而不誤事機。一面嚴飭各州縣。於正雜各款。實徵實解。交代業內。不准捏撥濫抵。如此則經費有常。可免匱乏之虞矣。一切用項。派委妥員經營。無論鉅細。仍須掣親目稽察。實事求是。方不至以數年心力所積之財。被眾人妄耗侵吞而去。此經費出入之大端也。選材之法。武弁自軍興以來。功名成就。仍志在報效者。固不乏人。而驕奢縱恣。身家念重者。亦復不少。至湮沒不彰。打伏在前。而論功在後者。各營中均有其人。此等人大半慙

直樸拙身經百戰。或功名不顯。或僅有功名而無貲財。若
擇而用之。優給薪水。推誠相待。甘苦與同。必能得其死力。
至智謀之人。亦不可少。第慮其有虛聲而無實濟。所有山
林隱逸之士。投閒置散之人。廣收節取。試用果有實效後。
再行奏聞。以上文武兩途。努力所能致者。即由考設法招
集。如有必須奏調者。隨時請

旨施行。此選才之法也。練兵勇製器械一節。東省原有之各營。近
年調赴河防。彈壓地方。勢難抽調。即抽調亦難敵洋人。且
巡防緊要。一時不能盡行裁撤。弩魚安徽壽州一帶之背
槍手。槍重藝精。命中擊遠。可敵洋槍。惟須製造得法。槍斃

子集精良。方可適用。現已派人前赴該處招集計日可到。到時照其槍式製造。然至速亦須三月後方能成軍。此外再練陸砲技藝。數營以輔之。貴精不貴多。總期訓練精熟。俾一營可當數營之用。既節經費。又收實效。等親督各將。吉力除軍營積弊。如有空名扣餉。投害問問者。照軍法從重懲辦。如此則紀律嚴明。民心固結。庶可有備無患矣。至沿海各口岸防守事宜。須慎重籌辦。若稍輕率。轉誤大局。現在夷情叵測。百端尋隙。計惟有暫時堅忍以待之。我軍練成。一經布置。即成堅固不搖之勢。方為勝算。

文彬又奏。等所擬辦法。成軍尚需時日。而海疆防守。必須

迅籌準備。方足以昭慎重。○拏已密飭上海妥實商人。速購
七響大洋槍二千桿。快槍二千桿。格林礮十尊。大小水雷
二十箇。用輪船刻期解赴登州。交登州鎮總兵驗收備用。
查登州鎮總兵陳擇輔。前曾隨拏營務當差。頗為廉謹。蒙
恩補授總兵後。辦事妥實。不貪不墮。現在進京。

陞見。指日即可回東。該總兵素與拏和衷共事。亦能明曉夷情。此
外再由拏奏調數員得力將弁。督飭教練。拏自知庸愚。難
勝重任。惟有廣集羣策羣力。請求實際。以期上紓。

宸廑。至防所應。築土城營寨礮臺事宜。現已密飭沿海各州縣。將
應用料物一切備齊。視彼來勢。相機興築。合併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文彬奏遵旨覆陳籌防事宜一摺。覽奏均悉。卽著文彬體察情形認真籌畫。以期有備無患。並著隨時詳悉具奏。毋得徒托空言。另片奏購買軍械。解赴登州備用等語。東省沿海各口岸防務。關係緊要。文彬當督飭總兵陳擇輔等。嚴密布置。並將應築土城營寨墩臺等事。妥為籌辦。

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李鶴年。福建巡撫王凱奏。奏稿等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六月初五日奉

上諭。此外沿江沿海。尚有扼要之處。亦當據為防範。毋稍疏懈。等因。欽此。六月十二日奉

上諭。福州一帶沿海地方。文煜。李鶴年。王凱奏當實力籌防。務臻

周密不得稍存大意。致誤事機等因。欽此。當卽恭錄咨行。欽遵。在案。查閩省海疆。北起浙江交界之福甯府。南至粵東交界之南澳鎮。大小海口百餘。廈門。金門。海壇。湄洲。皆孤懸海中。其餘港道寬者十餘里。狹者數十丈。設防之法。以水雷拒其入。以礮臺擊其來。以沈船輔水雷之不足。以陸勇輔礮臺之不足。更以鄉團助陸勇之聲勢。大要不外此數端。福州口以壺江為要隘。明臣戚繼光殲倭於此。仍其址築礮臺。安大礮十六尊。船過無弗及者。守以三百人。進而稍北為馬鞍山。地勢寬闊。素經前陝西藩司林壽圖。做築西式礮臺。守以五百人。與壺江遙遙相應。再進而為南北

龜港道甚狹。左為長門山。地險大設。拆去舊臺。改建斜角。三合土礮臺。安礮二十四尊。守以千人。右為金牌寨。安礮十尊。守以三百人。與長門犄角。更於南北龜之後。派輪船二號。左右分扼。又進而為南北岸。除舊設礮臺外。鑿山為洞。南岸隱藏大礮十二尊。北岸四尊。各守以五百人。北岸上達連江。下達船廠。屯練勇千人以防之。有警則於長門口外。安水雷數十尊。北林壽園到防後。布置福州海口之詳細情形也。迤北之東岱。白沙。源澳。鑑江四口。安礮二十四尊。各配精兵百人。再北為福甯鎮轄之三沙。大金閘。峽下。游。東。沙。烽火。南。塢。沙。埕。各口。共安礮七十一尊。該處皆

深水大洋。東沖尤為寬闊。輪船不數調撥。已飭福甯鎮宋
桂芳募陸勇一千人。並挑選鎮兵分守各臺。又募水師一
營駐守東沖。飭局撥大礮十餘尊。補其不足。有警則安水
雷。此連江。羅源。及福甯各海口布置之詳細情形也。福州
之南。則為海壇鎮。其要隘有六。安礮三十七尊。已飭該鎮
黃聯開。以紅單船分扼內海。修葺兵房。挑兵守臺。再南則
為興化府屬平海黃竿。西亭。烏石。雙溪。楓亭。沙溪。南門。壁
頭。三江口。甯海青嶼。四嶼。及泉州府屬之安海。圍頭。大厝
連河。崇武。深港。永湫。祥芝。江口。秀塗。梅州。黃崎等口。多係
淺水內洋。潮退即淤。明臣戚繼光防倭時。皆設營築壘。遺

址猶存。分飭趕緊修葺。以陸續各營挑兵守之。號召鄉團。以為之助。廈門為泉州門戶。昨據署水師提臣李新燕咨報。勘得大擔小擔兩口。孤島難守。稍進而嶼仔尾。與白石頭相對。最為扼要。做築西式礮臺兩座。各配大礮七尊。守以三百人。再進而為龍角尾。旗仔尾。曾厝寮。湖裏港。烏空園。武口六處。各築礮臺一座。安礮五尊。此外五通。劉五店兩口。為廈門後路。連陸可達漳泉。各築礮臺一座。配礮五尊。守以二百人。臣等已飭局檢折購萬斤洋礮十尊。大小鐵礮五十尊。以資分布。如再不敷。則購西洋鋼礮以輔之。有警則於大擔小擔。梧槽烈嶼之間。安置水雷。護以紅單。

扼。晉。李。新。燕。所。部。分。守。礮。臺。孫。開。華。所。部。扼。防。陸。路。金。門。
與。廈。門。相。犄。角。向。無。城。堡。為。入。泉。必。由。之。路。雖。孤。懸。難。守。
而。關。繫。亦。要。已。飭。李。新。燕。孫。開。華。等。踏。勘。地。勢。添。置。礮。臺。
礮。位。以。期。聲。勢。聯。絡。廈。門。之。南。則。南。銅。山。營。再。南。則。為。與。
粵。連。界。之。南。澳。鎮。銅。山。懸。鐘。兩。城。礮。臺。兩。座。均。已。挑。兵。駐。
守。擇。要。設。防。此。興。泉。漳。三。府。各。海。口。布。置。之。詳。細。情。形。也。
閩。省。濱。海。處。所。袤。長。十。有。餘。里。處。處。可。以。上。岸。實。屬。防。不。
勝。防。形。勢。如。此。臣。等。愈。不。敢。稍。涉。大。意。惟。有。隨。時。督。飭。地。
方。文。武。嚴。密。防。範。毋。稍。疏。懈。以。備。不。虞。至。防。海。之。法。尤。重。
利。器。據。善。後。局。報。稱。已。購。到。洋。槍。七。十。桿。購。定。洋。藥。三。萬。

二千磅大銅礮二尊。萬斤以下鐵礮三十七尊。萬斤銅礮五尊。飛輪礮五尊。火藥五十萬磅。水雷八十尊。臣等通盤籌畫。尚恐不敷。仍飭趕緊購製。泉州居漳州興化之中。所屬廈門等口。與臺灣對峙。為前明倭寇出入之所。臣鶴年擬俟布置有緒。親赴各口查勘。暫駐泉州。以便居中策應。硃批覽奏已悉。李鶴年出省後。仍著將海防事宜。與文煜等隨時悉心會商。妥籌辦理。

乙丑。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查臺灣事機緊要。濱海各省。正在運籌設防。一切尤當慎密。臣衙門近聞上海新聞紙。竟將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密寄

諭旨刊刻其中。殊堪駭異。伏查六月間。曾據沈葆楨片奏。新聞紙內刊有四月十九日奏片。請

旨飭查欽奉

諭旨。著該大臣將軍督撫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欽此。因思此等緊要事件。應如何加意慎密。豈容稍有漏洩。致誤機宜。此次密件。暨沈葆楨奏片。該新聞紙館果得自何人之手。一經嚴究。不難水落石出。除嚴飭臣衙門。率京勿稍漏外。應請

旨飭下南洋通商大臣李宗義。嚴密確查。將由何衙門漏洩之處。確切根究。勿任稍涉含糊。查明後。據實具奏。並請

飭下南北洋大臣各將軍督撫等嗣後遇有恭奉寄

諭務當恪遵前奉

諭旨。諄飭所屬格外嚴密。以昭慎重。謹此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上海新聞紙刊刻密寄諭

旨。請飭查究等語。軍機處封發寄信諭旨。各省奉到後。自應加

意慎密。况係中外交涉事件。豈容稍有漏洩。乃本年三月二十

九日密寄沈葆楨等諭旨。上海新聞紙內竟行刊刻。究係何人

洩漏。著李宗義嚴密確查。據實覆奏。毋得稍涉含混。嗣後各將

軍督撫等奉到寄諭。務當格外嚴密。以昭慎重。倘有仍前漏洩。

致誤機宜。惟該將軍督撫等是問。將此由六百里密諭沈葆楨

瑞麟。李鴻章。鄒興阿。志和。恭鏜。大燾。李宗羲。李鶴年。文彬。王凱
奏張樹聲。楊昌濟。張兆棟。並傳諭。潘霽知之。

恭親王等又奏。竊查日本國兵赴臺灣。有事生番。曾經臣
等於本年三月二十九日。及四月十四日。五月三十日。給
該國外務省。及該使臣柳原前光。照會在案。旋於六月間
接到日本國外務省照覆。及該使臣照覆各一件。在該外
務省。以事經前使臣副島種臣出使時。告知中國為詞。其
詳細由柳原前光具覆。該使臣亦曉曉置辯。以上年曾經
告知。及美英兩國均有此事為說。當經臣等專給該使臣
照覆。力加駁辯。寄由上海道轉交。嗣據上海道沈秉成等

稟報該使臣柳原前光已借其書記官鄭永甯由滬來輪
船赴津並將臣衙門給該使照會寄回以便在京面交及
准北洋大臣李鴻章函述該使臣到津接晤辯論情形並
以臺事未經辦妥不必進京阻之該使臣來意甚堅擬於
十五日由津赴京等情臣等以日本此舉之謬雖各國使
臣用心難測而公論或有難逃於六月二十日鈔錄來往
照會各件照會各國使臣查照二十一日據鄭永甯來臣
衙門面稱該使臣到京並呈遞照會兩件一稱齎奉國書
請

覲一係照覆知照沈葆楨辦臺事之件即請示定期令該使臣來

見。當由臣等將由滬寄回之照會。及沈葆楨。潘蔚。聯銜給
該使臣照會。潘蔚另函。一併面交鄭永甯轉寄。先是該使
臣在上海與潘蔚相見。面稱此行用意有三。一捕前殺害
我民者誅之。二抗拒我兵為敵者殺之。三番俗反覆難制。
須立嚴約定使永誓不割殺難民。業經潘蔚函議照辦。復
於到閩後親赴郡。與該國帶兵官西鄉從道。照該使所
述三條。逐一證論。促其退兵。西鄉從道。該之柳原前。先做
主。兼露欲牡丹社賠給兵費之意。迨由潘蔚函致柳原前
先。又謂須候沈潘兩大臣聯銜照會印文。自有辦法。而該
使臣等即有來京之行。此沈葆楨等照會寄由臣衙門面

交之緣由也。臣等明知柳原前光所稱前情。殊不足恃。此次到京。必多狡計。據各國使臣。及總稅司赫德。並各新聞紙所論。皆謂此行。非索兵費。即欲俟中國有不為優待之處。另尋名目。為索端之藉。臣等公同悉心商酌。在彼之狡幻難知。而在我之名義應正。遂訂於二十五日。令該使臣來見。屆日該使臣先遞照會一件。則謂臺灣生番。為無主野蠻。本不必問之中國。其先後變幻情狀。已可概見。至接見時。該使臣先交到國書副底。請將

親事早辦。臣等答以事有次序。隨責以臺灣生番。係中國地方。兩國修好條規。大書兩國所屬邦土。不相侵越。本日照會所

稱無主野蠻。殊為無禮。柳原前光及鄭永實皆係上年隨
副島種臣來京人員。又證以副島種臣來京時並未與中
國商明。何以捏稱中國允許。日本自行辦理。該使臣無可
狡賴。謂總署從無允許之事。詰以沈藩大臣照會已到。所
謂辦法安在。則謂照會之事與在滬面議不符。礙難辦法。
時正大雨驟集。該使臣苦於無說。亟辭冒雨而去。嗣於二
十八日。該使臣函送致沈葆楨等露封照覆一件。內稱該
使臣既已到京。祇應與總理王大臣從善面議等詞。以翻
前說。請為轉遞。詞意亦多不避。臣等覆於本月初二日照
覆該使臣。以臺灣生番均隸郡縣。中國向收番餉。載之臺

灣府志鑿鑿可考。卽云野蠻亦中國野蠻。卽有罪應辦。亦應由中國自辦。並函告以此事往來各照會。已鈔致各國使臣查照。及所覆沈葆楨等照會。措詞非是等情。臣等卽於是日至該使臣寓面晤。該使臣以該國遣外務大丞田邊太一。前來候信。臺灣之事。請商如何定見辦法。復經臣等反覆究責。該使臣謂英美兩國兵船。曾至彼境。中國何不阻止。當駁以英美兩國前事。與日本所為不同。均有案可稽。該使臣又更其說。謂琉球之事。日本應為辦理。況有本國人受虧。如中國遲至三年四年不辦。日本豈能聽之。隨駁以琉球之事。應由該國王清理。問以日本人受虧之

事。係何年月。該使臣吐茹其詞。不肯確指。旋謂副島種臣
由華回國。知其事。始決意辦理。詰以副島種臣回國始知
何得謂三年四年不辨。又無照會聲明案由。中國何憑辨
理。該使臣不能辨。因曉以彼此辯論無益。既問如何定見。
當思了結公道辦法。旋各分手。並訂於初六日在署面議。
該使臣又於初四日遞一照會。仍欲中國定議如何辦理。
至初六日。臣奏訖已先期銷假。臣文祥亦力疾到署。與臣
等一同接見。於該使臣未經提及公事之際。卽切諭以中
國與該國誼切比鄰。有輯車胥齒之義。兩國無論何國勝
負。總非我兩國之利。現在不再辯論曲直是非。祇應想一

了結此事之法。須兩國均可下場。開心見誠。相與剖示。並多方設譬。層層放發。原冀其從此悔悟。自為轉圜。該使臣亦允彼此同為想法。初七日。因比國使臣奉

旨准覲。該使臣亦照請辨理。臣等遂引初六日面議梗概。謂該使臣必能設妥法使兩國均下得去。現請展

覲。足徵深重睦誼。從此益結脣齒以覆之。詎該使臣仍於初八日。函詢臣等有何定見。解法。推其意。若以不言餉我。欲使兵費等說。皆出之中國之口。則在被既得便宜。又留體面。並於函中述及本國用意。語多恣肆。臣等不得不逐層折辯。告以若問中國定見。則曰臺灣生番。確是中國地方。惟有

該國退兵後。由中國妥為查辦。該使臣於接信後。復遞照會。謂該國有自主之權。伐一無主野蠻。真容他國旁論。且有漸次撫綏歸我風化之語。臣等又辦給照覆。簡明斥駁。大致謂生番據臺灣版圖。應如何撫綏歸化之處。中國有自主之權。應由中國自行議辦。該使臣接此照覆後。又於十九日來晤。問日本兵在番界不還。中國應如何辦法。臣等斥以此等不和好之話。不應說。亦不能答。仍歸到中國地方。應由中國自辦。該使臣詞屈而去。次日復敘節略一件。函送該使臣。俾有依據。此柳原前光到京。屢次晤談。及來往照會信函論辦之情形也。臣等伏查此事。兵費一層。

在中國無可給之理。而該使臣亦覺有難措之詞。現經歷
次相待。能否磨然思返。抑將另有詭謀。均未可知。目下彼
此持論。毫無歸末。聞日本另派該國參議內務省大臣大
久保利通。即日來京。或因其權位較重。進退較有主持。俟
該員到京後。再為相機酌辦。至將來作何收場。此時殊難
逆料。要非中國實有備禦之方。難得轉圜之勢。即使該國
於此就我範圍。終不能卒彼之暫退。懈我之自謀。前接北
洋大臣李鴻章來信。謂閩省設防備禦。非必欲與之用武。
已函致沈葆楨。祇自紮營操練。勿遽開仗啟釁。並飭唐定
奎到臺後。進隊不可孟浪。近接沈葆楨來函。亦謂現在兵

端未聞。澎湖雞籠口等處。彼以避風為詞。似宜防之。而未
宜遽阻之。諸臣意見相同。非欲遽成戰局。然就目前而論。
非武備實修。將議難於就範。就大局而論。即倭酋聽命。武
備亦應急籌。除由臣等隨時密致沈葆楨等妥商籌備外。
所有日本使臣到京。臣等應與特論情形。理合繕摺密陳。
硃批知道了。

恭親王等又奏。再自日本兵至臺灣番界以來。臣等於所
聞所見。逐一印證。有謂應與各國使臣公評曲直者。有謂
日本有此舉動。非償以兵費。不能遽爾退兵者。有謂兵費
之名不可居。念其曾被傷害。給以撫卹者。臣等於公評曲

直一層。本擬借此以折其氣。各國使臣亦未嘗不肯出力。惟一經牽涉各國。均欲乘此要求。其難辦之端。殊難盤迷。前僅將與日本來往文函照會各國。亦卽爲公評曲直。張本。此外所稱各層。臣等公同商酌。目前固應顧慮全局。亦宜統籌。若輕易允給。轉足啟後馬思逞之心。是以力與相持。卽至萬不得已之時。亦必使有當於名義。庶可稍全體制。至各國於新聞紙中。謂兩國相戰。凡通商受損之項。應於負者取償。又各國使臣。迭及中國。日本均與各國有約。如果失和。卽各國船礮。亦無從購辦。屬於告示等件。不可露出日本背約等字樣。致與近日購辦船械各事宜。諸多

室礮。近又據上海道探稱。日本國現遣其內務省大臣大久保利通來京。和戰之局。於此而定。如中國予以體面。不令認錯。即可轉圜等語。臣等早已慮及。疊與柳原前光詳晰辯論。曾告以要該國認錯。該國固不肯認錯。要中國認錯。中國亦無從認錯。但求了結此事。妥法等語。亦卽為日後不令認錯地步。大久保利通業已抵津。將來到京。能否由此轉機。尚未可定。據沈葆楨等來函。均以備未實修。未能遽戢為慮。然臣等竊計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來往勾結番族。轉得固壘深溝。為備我之地。故近日往來與該使臣論議。總抱定和好之意。原冀寬其時日。使我得

以有備。即使日本之釁可弭。仍須切實籌辦。力圖自強。除俟該國使臣大久保利通到京。若何論說相機籌辦。再行陳奏外。理合附片陳明。殊批知道了。

日本外務省照覆

為照覆事。茲接准

貴國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六日來文。據悉

貴國傳聞我政府將有事於臺灣生番之地。說甚為不解。

因以承詢各節。查此誠如來示所言。是往年我欽差全權大使副島種臣奉命往入

貴朝之際。而諮對兩大臣。據其趣旨。今甫下手而已。別無他意。未接來文時。早有我欽使柳原前光派往。

貴國。想已錄該使當為辨覆。未示所詢。不及縷縷逐辨也。為此照覆。希即查照可也。

日本柳原前光照會

為照會事。茲本大臣欽奉我大皇帝簡命。委以全權。往紫貴國。

京師。以便掌理兩國交涉事宜。並奉國書信憑。呈遞貴國。

大皇帝前。用昭所職。今於明治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已入都下。相

應備文報到。並請貴王大臣煩為擬定。

觀期。示復是望。為此照會。希即查照可也。

給日本御原前光照覆

為照覆事。同治十三年六月初二日。據江海關道遞到貴大臣照覆。內開各情。查中國與貴國相交。總以彼此換約。訂明兩國邦上。毋稍侵越為始。從前之案。無可牽涉。至上年貴國大臣副島達貴大臣來本衙門面諱各節。本衙門前次照會貴國外務省。已盡言之。並無許貴國自行查辦之說。查琉球國與中國禮部。時有文件往來。官員亦常來中國。如琉球曾受生番之害。應由琉球國請中國處置。即

謂琉球國與貴國素有往來。貴國必欲與聞其事。亦應照會本衙門辦理。至謂貴國人民曾經受害。兩國既有條約。如有其事。尤應言明某年月日某人在某處若何被害。照會本衙門查辦。中國無不為查辦之理。萬一中國不為查辦。貴國或以允否自行辦理。詢我中國可也。斷無徑自用兵之理。中國亦無允貴國自行查辦之理。乃並無一二文件照會本衙門請為辦理。而遽自行查辦。不但查辦。而且突然稱兵入我境內。按之於理。豈可謂平。兩國所屬邦土。毋相侵越。盟言具在。我入條規。乃謂本衙門減視貴國。副島大臣之言。然則副島大臣即應減視兩國。修好盟約之

言乎。且副島大臣於上年來

親時。並未一言及此。本王大臣何從異議。即貴大臣來署。向本大臣述及臺灣生番。其時並無派兵前往之說。乃貴國外務省照覆。稱據其旨趣下手等因。是本王大臣未嘗許貴國自行查辦。本衙門前次照會內。業經詳細聲敘。且上年貴副島大臣在京時。屢次晤譚。實未言明臺灣生番之事。而本大臣等卻將兩國所屬邦土。不准侵越等語。特於送行時。親面申明。現鄭少丞近在滬上。必深知之。而貴大臣此次照會。內稱貴中將西鄉所辦事宜。與上年貴大臣所言。何嘗不符。是貴大臣自誣也。是貴大臣以自誣者誣本王

大臣也。至貴大臣所稱。本王大臣優待國使之禮。自有一
定。大典等因。貴國如真篤念和好。貴大臣如真為兩國保
固睦誼。能以禮待中國。本衙門自無不以禮優待貴國使
臣。因應之宜。禮當如此。貴國外務省照覆。稱來示所詞。已
由貴大臣辨覆。本衙門因就貴大臣照覆所及。約略剖明。
現不另覆貴國外務省矣。所有該處事宜。前經奉

旨派大臣辦理。並

派藩藩司幫辦。茲貴大臣照會稱。惟有准到來文。平心辦理等語。
應俟貴大臣與沈大臣。藩藩司彼此商辦可耳。相應照覆。
日本柳原前光照覆

為照覆事。茲我八月三日。因派書記官鄭奎貴衙門。報本大臣到任。接回貴王大臣。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及六月初九日所發照會。並沈藩二大臣公文附函等共四件。查上年我到島。大臣在京議

親事。初因禮節不合通例。勉欲未裝謝辭回國。特派本大臣至貴衙門代陳臺灣生番之事。是與副島大臣親口相告。原無差別。其時本大臣云。我國屬民。既受生番枉害。必須派差查辦。意在除兇安良。番地不奉

貴國政教。盡地自居。我國此行。恐觸

貴國嫌疑。故特相告而去等語。夫我國代一野蠻。本不欲告

諸他人之國。然我副島大臣爲念兩國和誼。乃爾相告。則帶兵與不帶。惟我所欲。貴王大臣當時並無細論。又無異議。於我何所再言。況爲特防嫌疑而相告。原無請先查辦之意。又何煩文書往來乎。奉大臣信不自誣。敢誣貴大臣哉。來文所稱貴大臣此次來華。如謂修好而來。則現在用兵。焚掠中國土地。又將何說等因。奉大臣查

貴國從前棄番地於化外。是屬無主野蠻。故戕害我琉球民五十數名。強奪備中難民衣物。憫不知罪。爲一國者殺人償命。捉賊見贓。一定之理。何乃置之度外。從未懲治。既無政教。又無法典。焉得列於人國之目。所以我國視爲野蠻。

振旅伐之也。前者本大臣在港。遇藩藩司奉

欽旨下閩。承詢此事原委。經本大臣具函細述。並舉西鄉中將奉
敕限辦三事告之。一曰捕前殺害我者誅之。二曰抗抵我
兵為敵者殺之云云。其藩藩司覆書。則稱第一條第二條
貴大臣專指牡丹年而二社而言。足見辦事頭緒分明等
語。是無異議。我西鄉中將之進師伐罪。故不外此。則

貴國亦應無可嫌疑。至本大臣貴在保固兩國睦誼。凡於該
處事宜。固所悉心辦理。豈敢姑以好言款

貴國也。合應再行照覆。希貴王大臣幸諒察焉。

日本柳原前光來函

日前經貴衙門寄來。說大臣公文。並附函共二件。本大臣
已查閱。茲具覆文一件。煩由貴衙門加封轉遞該大臣收
拆是感。再本大臣另有要事。種貴衙門面商。請貴王大臣
卽為擇日指示。以便就見。

給日本柳原前光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貴大臣照會一件。以臺灣生番之事。副島
大臣曾派貴大臣代陳其事。因篤念兩國和誼。乃爾相告。
帶兵與不帶。惟我所欲。並謂該生番為無主野蠻等情。又
日前貴大臣來署。經本大臣等與貴大臣面質。貴大臣始
謂上年實無本大臣。對應許貴國自辦之說。總署亦無應

許之事等語。查臺灣各番社係我中國境。地臺灣府志等書開載甚悉。即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大書臺灣全地。久隸中國者是也。今貴大臣強指為非中國之地。而猶曰代陳臺灣生番之事。且曰帶兵與不帶兵。惟我所欲。夫用兵何事。貴國既與中國修好。應如何守約盡誼。乃貴大臣照會如此措詞。本王大臣殊所不解。貴國外務省謂告覲大臣據其旨趣下手。中將西鄉與閩省官面談。謂帶兵到臺灣番地。曾與中國商明。貴大臣此次照會。稱生番為無主野蠻。或者貴大臣恐前說不行。故又易一說焉。竟謂番境非中國地方。以自掩其非。豈知由前之說。明明認為中國

地方。由後之說。又強派為非中國地方。不料兩國相交。先
後議論。可以變易。若此。查臺灣府志。非為今日與貴大臣
詳辨。而始有此書也。內載雍正三年。歸化生番一十九社。
輸餉折銀各節。牡丹社即十九社之一。亦在鄉俗歸化生
番十八社中。治本等六十五社。即卑南覓之七十二社。志
書所列番社。指不勝屈。皆歸臺郡廳縣分轄。合臺郡之生
番。無一社不歸中國者。又恭載乾隆年間裁減番餉之
聖諭。復詳其風俗。載其山川。分別建立社學等事。番社為中國地
方。彰明較著。若此。貴大臣即以為野蠻。亦係中國野蠻。有
罪應辦。亦為中國所應辦。若謂其戕害琉球民。則琉球國

王應請

命於

朝廷。若謂強奪備中難民衣物。則何年月日之事。何人被奪。何件衣物。應由貴國大臣照會本衙門辦理。且中國於琉球難民。資送回國。並經閩浙總督。派委前臺防同知游熙等查辦。是未經琉球奏明請辦。貴國亦未照會請辦。我中國尚未置之度外。乃欲硬指為中國不辦。並硬指為非中國地方。有是理乎。本王大臣以誠待人。檢知貴大臣明理敦義。今日既知臺灣生番為中國地上。必當息兵修好。以善將來。至潘藩司在上海致貴大臣覆書所稱。專指牡丹。

卑南社二處搶害之生番等語。係述貴大臣面談之詞。及抵閩後。致書貴大臣。所稱面見西鄉中將。詢其卑南覓地方有無事故。西鄉中將答云無有。西鄉中將並謂係專辦牡丹社。並無別意等語。是藩藩司所稱。皆係據西鄉中將面述之詞。與藩藩司無涉。今貴大臣既思保固睦誼。悉心辦理。則無論何社皆中國地方。無足深辨。又貴大臣照會稱既無政教。又無法典。烏得列於人國之目等語。僅以之指生番。既無可指。若非指生番。則此語無禮已極。不能不向貴大臣詰問。究何所指。即候詳明示覆。為此照覆。

給日本柳原前光信函

照得貴國兵船前赴臺灣生番地方一事。因各國大臣無不知悉。是以本王大臣前將始末緣由。並鈔錄彼此照會及信函。通行知照各國大臣在案。此次往來照會。本王大臣亦擬鈔錄行知各國大臣查照矣。專此布達。

日本柳原前光照覆

為照覆事。明治七年八月十三日。再准貴王大臣覆文一件。內開查臺灣各番社係我中國境地。臺灣府志開載甚悉。即貴大臣前次照會所云。大書臺灣全地久隸中國者。是也。此次照會稱生番為無主野蠻。竟謂番境非中國地方。先後議論變易若此等因。本大臣業查前此各文。索知

貴王大臣摘取破句行文。致本大臣措詞前後不對。此本大臣所不服也。夫我本國政府舉此義務。而以臺灣省地不屬貴國之意。本大臣在滬及北上後。每送文函。貽詢時。殆至筆荒舌焦。請再將本大臣前此兩次照會。並與潘藩司歷次文彙照覽。鑿鑿可證。何嘗變易其論。又稱潘藩司所稱。皆係據西鄉中將面述之詞。與潘藩司無涉。予語。是但偏信其文。殊不知其非實也。此事經本大臣准西鄉與潘貽謀筆記。知其謬妄。業已送函指斥在案。故不深辨。至本大臣前次照會所稱。既無政教。又無法典一語。正指生番而言。總之以我堂堂獨立之國。伐一無主野蠻。何用鄙

國允許。惟以其地接連。恐生嫌疑。故特相告而已。其地果屬

貴國。何不當時開告。即行堅卻。迨我國命將懲辦。將次懾服。紛紛異議。言其不可。抑已無及。且來文內既稱野蠻。亦係中國野蠻。有罪應辦。亦為中國所應辦。各等情。又即日經貴大臣來本公署。反覆所論。亦同如此。與我政府所謂義舉。事事正相反。故因思此係兩國大事。名義所關。不宜徒事辯論。必須及早分晰。各家所歸。故而告以本國政府。既以臺灣生番。視為野蠻無主之地。現已奉詔懲辦。今日雖貴國引典故相拒。我師決不廢止其事。俯冀

貴國政府。因此定欲如何之處。卽為裁示。以便派員。就回本國等語。承貴大臣答云。尚須稟王爺中堂與各大臣商議。俟初六日在署面晤。回話。本大臣以因係睦誼為任。當此局面。殊深焦灼。為此特再照覆。附申非議。懇請貴王大臣。至卽查照。彙議定妥。俾便屆日。拱聆明教可也。

日本柳原前光照會

為照會事。昨閱

貴國京報內有

上諭著准比國使臣覲見一事。茲本大臣於明治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入都。翌日備文照會貴王大臣報到。並請奏定展

親日期在案。今知列國公使親見有日。本大臣亦不得不當請早

日

親見。昭迷所職。為此特再照會貴王大臣。祈即查照。煩為奏准
諭旨可也。

給日本柳原前光照覆

為照覆事。接准來文。以貴大臣前次到京。曾請奏定請

親日期。今知此國使臣奉

旨准見。亦欲昭迷所職等因前來。查此次貴大臣來華。通好請

親。本王大臣深喜友誼。從此益敦。莫名欣慰。想前日在本衙門晤

談。貴大臣所允籌畫臺灣妥善辦法。想有成竹在胸。可期

彼此均下得去。是以照請展

觀中國盟好。從此永結脣齒。本王大臣實深盼望也。

日本柳原前光來函

茲為本國代番之役。經數月間。兩相辯論。彼此是非。今既
疊文累函在案。頃因我朝專派田邊來宣事。不可緩。當即
面訂於本月十七日。踵貴衙門。便聆裁示。於十五日再具
公文。附中前訂之言。屆日承貴王大臣相示云。以我兩國
脣齒比鄰。同文之邦。無論誰家勝負。總不是我兩國之利。
既明此道。即不必辯論。今日肺腑的話。是講了結今日之
事。我中國不肯令貴國下不了場。貴國亦不可令中國下

不了場等情。又引悶牆禦侮之義。近取養病卻酒之譬。勸本大臣歸寓。亦由肺腑想出辦法。兩邊懷恕。可以落臺。本大臣具微。

貴國深思鄰誼。退而細思。昨本大臣特奉本朝來諭云。夫我代番義舉。非惡其人。非貪其地。務為保恤。已民起見。並以惠及他國為利。所以不憚鉅費。漸次綏撫。設官花政。道德齊禮。一歸風化。否則野性難移。復蹈禽獸相食之行。使吾此役終屬徒勞無效。故我在事員弁。仰體此旨。不避艱險。誓死奉行。樂觀其成。茲聞。

清國以生番為屬地。言論不置。然此義務。既誓我民。爰發我

師為天下所共知。事在必行。刻不可忽。著該公使卽向該國政府。以明本朝心蹟。並請確答覆文。繳回等因。奉此。經本大臣於十五日。備文陳請在案。况通風聞。

貴國中外。物議洶洶。備殺聚兵等語。原夫兵凶器。戰死地。誰敢樂為。而以伐一野蠻。致失鄰好。殊為惋惜。語云。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祇遵本國功令。不敢耽誤。力請貴王大臣。仍逕查照十五日文。決定裁覆而已。俯冀函到。期以三日。卽給明決回文。如過三日。不見裁覆。萬不得已。發回差員。應在本國斷為。

貴國

朝廷並無異議。此本大臣今日之公事也。回憶五載奉使。涯承貴王大臣優待。克尋盟好。不當斯任。幸蒙猶以同病相憐。卻酒論藥為喻。如獲再剖一層熱腸。即將

貴國列有何等施設方法。指明後局。使本國此役不屬徒勞。可令下得了場。以固睦誼。是本大臣肺腑之望。專肅以陳。給日本柳原前光信玉

接貴大臣來函。所稱各節。本王大臣等查貴國派兵前赴中國所屬生番一事。經本王大臣與貴大臣數次晤談。自比文函往來。較為明切。初六日承貴大臣來署。本王大臣復將委折情由。親面剖陳。並說明毋庸外論。想一了結。辦

法。若必要貴大臣立刻說出辦法來。我們也不肯如此相迫。過一兩日。或鄭少丞來見各位大臣。彼此相商。即要見中堂亦可。先期約定。況此事不由中國而起。中國應問責國。辦法云云。經鄭少丞傳貴大臣話云。過一兩天。王爺大臣一面想法。本大臣亦去想法。何如等語。本王大臣答以爲可。此方是思想道理等因在案。茲查來函所云。非惡其人。非貪其地。務以保恤已民起見。並以惠及他國爲利。本衙門查生番所居。係中國與地。中國現在辦理。一經辦理妥協。自然利及他國。是以從前因外國有遭風被害情事。即經創立章程。以期漸次整理妥善。俾中外獲益。又來函

所云漸次撫綏設官施政。本衙門查生番所居既屬中國
輿地。自應由中國撫綏施政。又來函所云。警眾發師。為天
下所共知。本衙門查此件是非曲直。本為天下所共知。自
東師涉吾土地。中國並未一矢加遺。亦為天下所共知。以
上所及。明知來函所稱。係貴國起先用意。並非貴大臣此
時之意。既言及此。不能不一為剖明。又來函所云。以中國
備糗聚兵。示及兵凶戰危之意。本衙門查中國向以講武
為戒。苟非為人逼迫。萬不得已。斷不肯禍。至來函下問有
何設施方法。指明後局。使此役不屬徒勞。可令下場。並屬
決定裁覆。本衙門查現在下場辦法。自應還問貴國。緣兵

事之端。非中國發之。由貴國發之也。若欲中國決定裁覆。則曰臺灣生番。確是中國地方。若問後局方法。則曰惟有貴國退兵後。由中國妥為查辦。查辦既妥。各國皆有利益。況中國既不深求。而貴國所云恤民之心已白。並不徒勞。足可下場。至來函屬本王大臣仍速查照十五日文。決定裁覆。期以三日。即給明決回文。如過三日不見裁覆。斷為貴國。

朝廷並無異議等語。與前日面談情形不合。且彼此辦事。從無不見裁覆。即斷為並無異議之理。至限日回文。豈可謂平。仍請貴大臣酌之。

日本柳原前光照會

為照會事。明治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接准貴王大臣覆函。業已閱悉。前本大臣所以超貴署者。因我政府征伐野蠻。貴國議論不置。本國功令又緊。故本大臣特欲請定。

貴國究竟如何之處。不料貴王大臣乃以云云相勸。雖本大臣答以另無肺腑之言。即將本國來諭再敘一番。貴王大臣已不要聽。勸本大臣回寓想法。既而列回。乃遵奉本國諭旨。具函回覆。並請即給決定裁覆而已。今查來文。既稱若欲中國決定裁覆。則曰臺灣生番。確是中國地方。若問後局方法。則曰惟有貴國退兵後。由中國妥為查辦等因。

知貴衙門所論如此。直與兩家疊次辯論。仍畫一樣葫蘆。終無了日。茲特所告明者。我國既仗自主之權。伐一無主野蠻。奚容他國物議。今舉恤內惠外之義。誠宜始終貫徹其功。故必漸次撫綏。歸我風化。是我政府決意所行。而本大臣所體持也。為此特再照會。希即查照可也。

給日本柳原前光節略

貴大臣云貴國定不退兵。中國究欲如何辦法。本大臣以此語問得甚奇。當以中國本無不和好之心。即告以不便以不和好之言相答。而貴大臣仍再三迫問。並欲據以覆知本國云云。夫本大臣自始至今。所持貴國整貴大臣之

心。所告貴國暨貴大臣之言。均可謂情理兼盡矣。不意貴大臣仍以此言相詰。是貴國始終以不和好之言。立意來迫我中國也。然則我中國當如何報命之處。已久在貴國暨貴大臣熟思審計中矣。今日何須再問。無已則本大臣另有一言相告。今本大臣之存心說話。仍是留日後兩國相交。並將來彼此共事地步。明恕而行。亦願貴國及貴大臣如此存心方好。是以奉勸貴大臣。從此不可再以不和好之言相迫。本大臣更不便以不和好之言相答。並再告知貴大臣。將來無論何時何人。與本衙門相周旋。均執此心。此說無異也。貴大臣諒之。

恭親王等又奏。辦理海防大臣沈葆楨等奏。海防需款甚鉅。暫借洋款以應急需一摺。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硃批。該衙門速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本年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文祥。李鶴年。沈葆楨奏。遵旨會籌臺灣防務大概情形一摺。等因。欽此。當經臣等查臺灣防務喫緊。籌借洋款。雖關軍國至計。卽照常議息。分年歸還。亦不外各省海關按結分扣。恐嗣後部庫支絀日形。外國要求日甚。通盤籌畫。實非計之得者。除現由該省彙經進

旨議借若干外。請

飭戶部竭力籌畫。以濟時艱等因。於七月初六日。奏奉

硃批。依議。欽此。行知戶部遵照在案。此項餉需。自應均由戶部籌

撥。其應如何籌撥之處。現尚未據戶部知照到。臣衙門。茲

據沈葆楨等。以海防需款正急。奏明先借洋款二百萬兩。

查照成案。由各海關分期兌還。自係為軍需萬緊。不得不

籌借洋款。以免貽誤事機。臣等查同治六年三月間。左宗

棠以陝甘需餉孔殷。奏請借上海洋商銀一百二十萬兩。

分六箇月。於各關稅項下撥還。奉

旨允准。現在臺灣防務。較之陝甘防務情形。尤為有關大局。自應

准其查照前案辦理。以濟急需。至此項借款。各關應如何

均勻分撥歸還。戶部查該大臣等所借洋款二百萬兩。應於各海關所收四成洋稅。及六成洋稅內。按照三箇月結期。分年扣還。查天津海東海兩關所收四成洋稅。奏明留作天津機器局之用。江海一關所收四成洋稅。奏明以二成留作上海機器局之用。此外山海江漢等關。均奏明所收四成洋稅內。有撥充客兵月餉。及淮軍月餉之用。淡水一關。已據沈葆楨奏明。將該關所收稅銀。全數留作該處海防軍需之用。所有各海關應撥還洋款。自應分別覈計。以期按結應付。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於粵海。閩海。九活三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每結撥還洋款各六千兩。江海浙海

鎮江三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每結撥還洋款各五千兩。
江漢一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每結撥還洋款四千兩。山
海一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每結撥還洋款銀三千兩。津
海東海兩關所收六成洋稅項下。每結撥還洋款銀五千
兩。至應歸洋款利銀。統於閩海關所收四成洋稅項下。就
近按期撥還。以免紛糾。至應如何兌交清算。並於何結起
限撥還之處。應由該大臣等。轉飭與該洋商妥議章程。行
知各關遵照辦理。仍一面報部查覈。其所稱借款恩銀。案
入籌防本案。作正開銷等語。應准其統於事竣後。由該大
臣等分別造冊報銷。以昭覈實。

殊
批
依
議

華辨夷務始末卷之九十六